



政治兴替启示录②

破析中华帝国盛极而衰的迷局



日落九世纪

赵 益 / 著

唐

日落九世纪

赵益 /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日落九世纪 / 赵益著. —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9

ISBN 7-5613-3084-7

I. 唐… II. 赵… III. 中国—古代史—研究—唐代
IV. K24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2472 号

图书代号：SK4N0836

唐——日落九世纪

著 者：赵 益

责任编辑：周 宏

特约编辑：陈 江 刘 鹏

装帧设计：蒋宏工作室

出版发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编：710062)

印 刷：北京天竺颖华印刷厂

开 本：640 × 960 1/16

印 张：25

版 次：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613-3084-7/K · 189

定 价：35.00 元

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

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今日乱离俱是梦，夕阳惟见水东流。

——集唐人诗句

大唐自安史之乱后逐渐走向衰败，
帝国的根基受到日益加剧的藩镇割据、
奸臣擅权、阉竖横行的动摇。拯救与衰
亡成为九世纪的历史主题。本书以恢宏
的气势、生动的史实再现了自代宗、德
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
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衰帝
以来一百五十余年大唐帝国走向衰亡的
历史，使秋风斜阳中的长安皇城从历史
灰暗的背景中清晰地凸现出来。天子们
的百无聊赖、奋发中兴和无可奈何；朝
臣的励精图治、勾心斗角、结党营私；
宦官的把持朝政、反奴为主、滥杀忠良；
藩镇的各霸一方、分裂疆土、蔑视中央
都被再现得淋漓尽致，给人以“秋风吹
渭水，落叶下长安”的肃杀悲凉之感……

总序



关注历史、研究历史的目的何在？西方史学家一直推崇公元前两世纪时的古罗马历史学家波里比阿的话：“倘若对过去的重大事件逐一寻根究底，过去的一切会使我们特别注意到将来。”而考古学证明，至少在公元前一千多年的商代，中国人就明白了这个道理。那时的史官们不仅要记录发生了的事件，还要预测将要发生的事件。他们选择龟甲来刻写卜辞，因为龟具有长久的寿命，见证过历史的沧桑，所以能够暗示未来的吉凶。中国是一个历史大国，也是文明延续性最强的民族国家，很大的原因在于这个民族强烈的历史意识，使他们一旦遇到重要的选择，便首先去翻阅史书。中国的文化传统认为，某个王朝一旦出现衰亡的征兆，上天和民众马上会抛弃它，将它变成新兴王朝的历史收藏，以供取资。《吕氏春秋·先识览》中记载夏桀迷惑暴乱，太史令终古便出奔投商。而当商纣王迷惑暴乱之际，内史向挚也“载其图法，出亡之周”。中国历朝历代的史官似乎有着一种自觉的意识：让历史永远服务于未来。

什么是重大事件？古代史书中记录的重大事件大多是政治事件，政治事件中最大的又莫过于改朝换代，也就是中国人说的“兴亡”。而中国人讨论“亡”似乎更有甚于“兴”。古代中国在战国秦汉之际发生过最为重大的转折。此前的夏、商、周三代都是享国超过五六百年甚至达八百年的氏族王国，但这样的国家毕竟是联盟式的松散政体。而经过战国秦汉的历史实践过程完成、确立的郡县制国家，才是统一的领土国家和全民国家。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这样的国家体制如从秦始皇

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2年起算，至清帝逊位的1911年，延续了2133年。其间有过二十多个统一或分裂；汉族或少数民族的王朝，但都奉行了郡县制度，因此我们不妨将他们视作一个中华帝国的不同届次的政府。只是这些政府的任期与更换方式与近现代国家不同而已。而他们开辟的国土、抃成的民族、创造的文化、锻造的性格大都被近现代的中国人继承了下来。

汉、唐、宋、明是中华帝国任期最长的四大王朝，这些国祚久长，创造过盛世的王朝，其衰亡更加具有历史意味。我们发现，尽管它们的灭亡各有原因，但有两个方面是相同的，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其一是这四个王朝的灭亡形式囊括了中国古代王朝更迭的两种形式：来自内部的分裂与来自外部的入侵。汉、唐亡于内，宋、明亡于外。当然，他们的灭亡都是内忧加外患，销磨积弊多年，才导致一个最终解决的方式。其二是这四个王朝由于制度的优越和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成就，没有一个王朝是毁于一旦的。他们的代替者或是受其抚育的臣民，或是受其影响的地方民族政权。这些代替者无一不以他们的继任者自居，进行政治改革并修撰前任王朝的国史。这一点，与夏、商、周、秦、汉之间的推翻暴政，解民于水火式的革命很不一样。因此，汉、唐、宋、明留给我们的历史经验是最为丰富的，而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也是最为深刻的。它们是历史遗产最富有的王朝。

最后要说明的是：这套讨论兴亡的丛书只是历史通俗读物而不是学术著作，是三个大学文史专业教师不务正业的少作，代表着他们当时肤浅的文字趣味与历史见识，这次再版作了少许的修订。他们的目的只是用现代散文话语营构一个历史阅读场景，其中只有情节、人物、议论而不是规律、分析和理论。但他们相信，在这个全球风云变幻、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会有更多的国人想要了解我们的过去，关注我们的未来。正如法国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所言：“我们的任务是要创造历史，因为在动荡不定的当今世界，惟有历史能使我们面对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如果这套文字通俗但又不是戏说的丛书能够感发人们对国史的兴趣，便满足了他们再版的心愿。

徐兴元

目 录

总序 /01

序幕 走向九世纪 /01

雄心勃勃的新帝——警报：帝国的财政——复仇：第一次斗争——东方！东方——危机爆发——彻底的失败：泾师之变——无奈的选择：颁布《罪己诏》——漫漫贞元二十年

第一章 王叔文：乾坤一局棋 /63

翰林侍诏——初尝胜果——同气相生——实行新政——致命的弱点——错误——最后一搏——悲哀的结局

第二章 元和：短暂的中兴 /119

天威奋发——宰相李吉甫——战？不战？——挫折——契机：刺杀事件——成功的策略——生机再现——隐患

第三章 反奴为主：神策军与枢密使 /161

天子被弑——风云再起——宦官与近卫军——天子家奴：不平与不甘——元稹入相——妒献嫉能的李逢吉——敬宗的新年——裴度回京——再弑君上

——谁主沉浮

第四章 甘露之变：失败的反击 /205

从哪里开始？——用人不当——出师未捷——无所作为的朝臣——任用非人
——第二次反击——惨败——进入宦官时代

第五章 李宗闵 牛僧孺 李德裕 /2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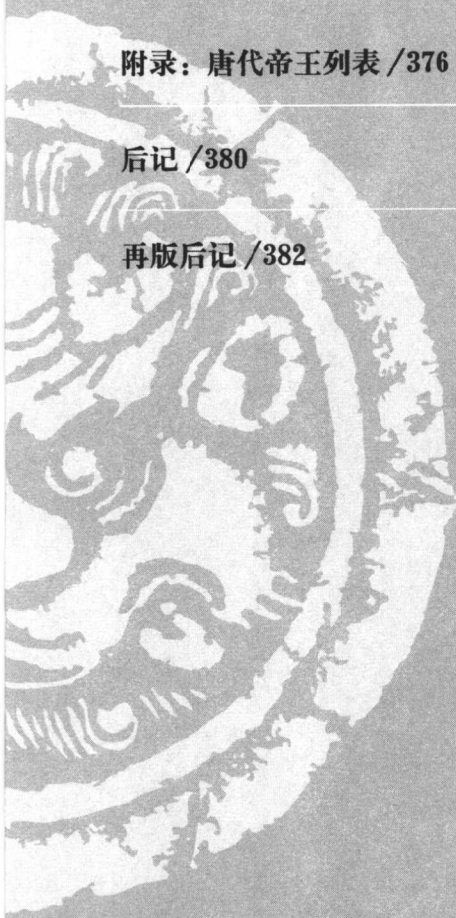
树欲静而风不止——李宗闵——牛僧孺和李德裕——君子与小人——全新的
政治生涯——恩怨四十年

第六章 宣宗皇帝：最后的辉煌 /297

二十载韬晦——大智若愚——御下：心机、谋略、手腕——时势造英雄——
幸运的时代——郾王即位

第七章 崩溃 /337

从内部开始的崩溃——天子无道——盗贼蜂起——黄巢起事——兵戈纷纭——
——乱世出贼子——日落九世纪



附录：唐代帝王列表 / 376

后记 / 380

再版后记 / 382

序幕：走向九世纪

弱冠遭世难，二纪犹未平；

羁离官远郡，虎豹满西京；

上怀犬马恋，下有骨肉情；

归去在何处？流泪忽沾缨。

——韦应物（公元737—792年）

这是一个从光明走向黑暗的时代。

唐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五月的一天，日暮时分。

初夏的夕阳在飞沙滕滕的深处摇摇欲坠，把最后一抹光彩撒向重重檐甍的长安城，从皇城中向东北遥望，远方高处红墙碧瓦的大明宫仿佛一位悄然独坐的巨人，披着满身的流光溢彩，在最后的辉煌中，无语沉思。

帝国的重要官员们都在皇城中忧心忡忡地等待着。三天前皇上就已经因病重不视朝政了，几天来没有好转的迹象，刚才不久甚至传来了皇上下诏令太子监国的消息，一切似乎都表明：天子大行的时刻即将到来。

夜幕渐渐降下，随着红烛轻烟，当今皇上御临天下十七年的往事在每个值日大臣的心中袅袅升起。大唐天宝年间，中原大地上发生了一起惊心动魄的事件，历史上称其为“安史之乱”，这一场中央与叛乱



势力的大决战持续了七年之久，实际上，它的余波和由此带来的纷争局面远不止七年。玄宗以后是肃宗，肃宗以后是代宗，肃代之际国家的现实就是为这一场斗争所带来的恶果而疲于奔命。这是一段从噩梦中醒来却又无法摆脱恐惧梦魇的日子，也是一个令人忧伤与无可奈何的时代。回忆往事，历历如在昨日，又如何不叫人感慨万端！

就在此时，大明宫紫宸内殿突然灯火大亮，一片哀号之声划破了夜空的寂静：代宗睿文孝武皇帝李豫停止了呼吸，时年五十八岁。慌乱之中，似乎只有太子不为所动，依旧静静地跪在父亲的榻前，表情异常肃穆而凝重，只见他深深地直视着前方，坚毅的目光仿佛穿透了一切障碍。

八天后，太子李适即位，成为唐帝国第十二位皇帝，史称德宗。这一天是公元779年的6月18日，离八世纪结束九世纪开始尚有二十一年。

任何一种政治斗争，都是从一个皇帝开始，又从另一个皇帝结束的。只要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天子存在，这一周而复始的循环就无始无终。

雄心勃勃的新帝

天子的驾崩是国丧，古代传下来的礼法要求臣下服“斩衰”三年，这是古代五种丧服制中最长的一种，子服父丧，就必须遵照这一礼制，三年之内不应考、不做官、不婚娶。不过，这对于国家显然是不适合的，假如朝廷在那么久的时间里无所事事，天下还不知要乱成什么样子。礼法无非是治天下务须以孝为根本的意思，因此为达到目的，从权变通就是无可非议的了。这种做法似乎是从仁孝的汉文帝开始的，他把三年的时间缩为短短的三十六日，大唐自高宗以来，都是遵照此制行事。先帝的遗诏更是效法列祖的宽仁厚爱，要求“天下吏人，三



日释服”，也就是说，只须服丧三日。本来这并无可置疑，但是在治丧期间却为此闹出了一场风波，起因来自一位性格刚急、为政苛细的大臣常袞。

常袞数年前就出任宰相。或许是出于对先帝的爱戴，或许是出于其他一些原因，坚持大臣也要同嗣君一样服丧二十七天。为了证明言出由衷，他在守灵时动不动就放声大哭，弄得其他人十分尴尬。

这一天，常袞照例又悲从中来不能自己，哭得趴在了地上，随从只好走上前去把他扶起。中书舍人崔祐甫对这种矫情实在是不能容忍，大步走出行列。

祐甫指着常袞对众人道：“臣哭君前，要人扶起，天下有如此的礼法吗！”

常袞没有料到中书舍人会说出这样的话，一时语塞，气得脸色通红。

这天礼毕，朝中群臣召开会议讨论丧服期限。常袞的机会来了，他引经据典，振振有辞：

“汉文帝从权，也要三十六日；本朝玄宗、肃宗之丧期，始服二十七日。当时诸帝遗诏虽然也说三日释服，但在朝群臣实是二十七天除服。所以臣子应同皇帝一样守丧二十七日。”

祐甫不依不让：“先帝遗诏‘天下吏人，三日释服’，并无朝臣庶人之分，更无内外有别之意。三天就是三天。除天子外皆应释服。”

常袞抓住遗诏中的“吏人”字眼：“吏乃官员所自行任命者，与公卿百僚岂可等同！”

祐甫力辩道：“《左传》中‘委之三吏’就是指三公，难道历史上常称的‘循吏’、‘良吏’，也是胥徒之辈不成？！”

常袞似乎一片忠诚：“礼制无非人情。当今公卿大臣，无不备受皇恩；若与百姓同制，于礼何安？”

祐甫也拿出杀手锏：“如此则置先帝遗诏于何地？遗诏可改，孰不

可改？”

两人相互力争，辞色凌厉，吵得不可开交。常袞尤其不能忍受中书舍人这种强硬的态度，会议结束后立即上表皇上，认为崔祐甫率情变礼，轻改国典，有悖于臣子之道，请求给予贬职潮州刺史的分。

礼仪是不可偏废的，否则就失去了立国的基础。能否极尽礼事，也是衡量嗣君可否担当国家重任，成为新一代天子的重要标准。连德宗这时都不得不表示出极大的悲哀，一举一动不敢越轨，甚至因为哀痛而食不下咽，只好以一种叫作马齿草做成的汤下饭。德宗接到常袞无疑是过分渲染的奏章时很生气：这个崔祐甫身为人臣，岂可如此轻论礼制！不过，皇上虽然认为常袞忠诚可嘉，但也觉得为国家大计着想，援用先朝从权的旧例还是必须的，因而贬祐甫为潮州刺史的分有点过重了，于是传旨将祐甫贬为河南少尹。

九天后，诏书正式下达。祐甫为人正直，向有口碑，许多朝臣对常袞的做法也多少有些反感，因而新帝即位伊始的第一件事情就在朝廷上下引起了不少非议。礼法在理论上既是一种不可轻改的制度，便往往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一个微妙的工具，谁能善于利用，谁就能取得想当然的胜利。

这件小事到此并没有完。当时，代宗弥留之际，曾命功高勋著的郭子仪兼理冢宰。郭子仪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宝应元年（公元762年）进封为汾阳郡王，官爵显赫。但朝廷不愿子仪久掌兵权，所以授职后或不令到任，或事定即召还朝，使之常处于闲散地位，这也是古今对付功臣的常法。代宗大历年间，吐蕃仍年年入侵，子仪以副元帅久驻河中、邠州，承担防备任务。此际既受命为顾命大臣，新帝便召子仪还朝，充当山陵使，负责先帝的安葬事宜，并赐号“尚父”，进位太傅、中书令，这也都是很高的优宠。享受这一表面上有丰厚待遇而实际上被分权架空的军事重臣在当时还有朱泚和崔宁等人。早先，子仪和另一重要的大将朱泚就以军功授职宰相，但皆不预朝政，惟常袞在



政事堂处事，需要奏事时代二人署名。大唐建国至今，一直是三省（中书、门下、尚书）长官共同署理政事向皇帝负责，政事堂会议是最高行政机构。罢贬崔祐甫的奏章署的是三人的名，结果崔祐甫遭贬后，郭、朱二人上表声言祐甫不应获罪，新帝德宗非常惊讶。

于是皇上不顾正在守灵的当口，立即召见二人：“卿等早先说其有罪，现在又言其无罪，这是何故？”

二人都回答：“当初常袞奏报，我等并不知道。”言下之意很明显，常袞在这件事上不仅独断专行，且有欺君之嫌。果然，德宗一听，龙颜大怒。新君践祚，恐怕最忌讳的就是臣下的欺罔，常袞竟敢如此欺骗寡人，实在是不可容忍。皇上在万分惊骇中立即下令，贬常袞到千里而外的潮州。当时百官都按序排列在月华门守灵，常袞在众目睽睽中狼狈而出。

这种贬职有一个含蓄的称呼叫“左迁”，天子的诏书往往称之“谪佐遐藩”，在本朝，这是一种最严重的处分。左贬常袞的同时调回了崔祐甫，那时祐甫刚刚离京不久，才走到昭应县，闻诏而返，受命出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大唐制度，非三省长官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衔即为宰相。这是倏忽之间发生的事，宰相是国之重臣，挥之即去，召之即来，其突变程度，又使朝野震悚不已。

对被贬出京的变故，祐甫倒是有着思想准备，只是皇上此番以相位托付，却让祐甫在一路上想了很多。昭应就是现在的临潼，离京城不过一天的路，驿道两侧，山野葱茏，和风吹过道旁的青槐，弥漫起一股浓郁的清香。祐甫带马徐徐而行，想着以往与常袞的积怨，一幕幕情景潮涌一般浮上心头。

那是祐甫刚出任中书舍人不久，宰相常袞就数次以职权干预祐甫的工作，被他一一顶回，引起常袞的不满，命他分管吏部选官事宜。而祐甫每次报上的人选，大多数被常袞驳下，甚至还为此遭致斥责。有一次幽州节度使朱泚上表说，在他手下的将领赵贵家里，猫鼠同乳而



不相为害，可见是一件大大的祥瑞。代宗诏示宦官颁示于朝，常袞率文武百官向天子庆贺，独有祐甫不以为然。宫侍问其缘故，他答道：“这是失常之事，可哀而不可贺。”并为此向代宗上表陈述理由。祐甫记得自己在表中还引申说，若照五行灾异理论来看，猫不食鼠恐怕是一个不祥之兆，皇上必须“申命宪司，察听贪吏，减诸边境，无失徼巡。”结果得到了代宗很高的评价，自然就使常袞更加痛恨。

祐甫不是一个随事俯仰以取媚君上的人，照他这种性格，即使入朝为相，也不会轻易地放弃原则。不过，他还是感到责任重大，如果处理不当，个人的进退自然是不足为意，但国家的前途就或许会受到影响。

祐甫心里很清楚，未来的岁月，将无疑是一个多事之秋。

德宗尚未除服。尽管常袞的所作所为多少有点影响情绪，但这个插曲很快就过去了，皇上正急切地盼望着祐甫的到来，他需要尽快地进入天子的角色，大大地施展一番。

祐甫一到京，德宗立即在凉荫中召见：“贤卿，依你之见，当前急务何在？”

祐甫对前朝的政治弊端深有体察，对常袞严厉苛细的作风也很不满：“臣以为，圣上君临天下，首先须革除旧弊，开创新风，使喁喁之情望治。”

德宗盼望的正是这句话。新君盛年即位，精力充沛，天子的优荣与无上权力正使他满怀着大干一场的雄心壮志，现在宰相的期望正和他的决心一致，德宗精神大振，示意祐甫说下去。

祐甫道：“要想励精图治，更新气象，首先要选拔天下俊才，亦只有如此，国家才能兴旺。所以臣以为当今大计，就是要广开才路。常袞为相时想矫正前朝以货贿官的弊病，而采取一味杜绝的做法，非登科第者不得进用，使得贤愚同滞，真可谓因小失大，得不偿失。”

德宗颌首，表示同意，紧接着又问道：

“朕近来罢梨园使及出宫廷乐工三百余人，免除四方贡献，又下诏不得妄奏祥瑞、请度僧尼诸举，天下反应如何？”

“民心大悦，”祐甫肯定地说：“朝野内外，皆有耳目一新之感。尤其免除四方贡献一事，臣在入京途中，路听过往行人说，甚至河北强藩的士兵都感叹明主出世，纷纷投戈于地，不敢再生反意。”

德宗龙颜大喜，一腔豪情油然而生。

玄宗皇帝以来灾难连绵的现实是有目共睹的，罪魁祸首当然是越来越坐大的藩镇。肃、代两朝以来，各地节度使都拥兵自重，不受朝廷节制，尤其在东方形成了几个强劲的藩镇，互相连衡盘结以自固，给中央集权以极大的威胁。唐代藩镇也称“道”，道的长官为观察使，雄藩重镇又兼节度使，一般的则兼都团练使或防御使以掌军事。道在名义上是监察区，但实际上已成为凌驾于州县之上的行政实体。



唐德宗像

河北道的三镇首当其冲。其一是魏博镇，节度使为安禄山的降将田承嗣，代宗末年由其子田悦继任；二是成德镇，最初是奚人李宝臣，此人原名张忠志，曾被安禄山收为义子，投降朝廷较早，朝廷任命为成德节度使，并赐名李宝臣；三是幽州镇，首脑李怀仙原是被契丹役使的胡人，后来加入安禄山叛军，史朝义死后，朝廷任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代宗时的公元768年，其部将朱希彩及朱滔、朱泚兄弟杀李怀仙，后朱氏兄弟又杀朱希彩，先后任节度使。比较起来，最北的幽州镇似乎对朝廷尚还忠诚，至少还未见什么谋反的迹象。

除此三镇之外，在齐鲁地区还有一个淄青镇，自先朝至今更是一